

資治通鑑綱目

五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

起辛未漢武元封元年盡乙未漢宣帝元康

年四凡四十九年

辛未

元封元年冬十月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勒兵

而還

上又以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后封禪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

輯睦朕將巡邊垂躬秉武節親帥師焉乃行自雲陽歷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

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遣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今單

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單于怒留吉上乃還祭黃帝冢而釋兵

貶卜式為太子太傅以兒寬為御史大夫以上

通鑑綱目卷五

通鑑綱目卷五

秩而不習文章故貶東越殺王餘善以降徙其

民江淮間

漢兵入東越境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眾降上以閩地險阻數反覆

終為後世患乃詔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

春正月帝如緱

氏祭中嶽遂東巡海上求神僊夏四月封泰

山禪肅然復東北至碣石而還五月至甘泉

正月上幸緱氏禮祭中嶽從官在山下聞有若言萬歲者三上遂東巡海上祠八神益發

船求蓬萊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僊皆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封泰山下東方如郊

祠泰一之禮封下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上泰山亦有封明日下陰道禪泰山下陞

音

壬申

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江淮間茅三脊為神籍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還

坐明堂羣臣上壽下詔改元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

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羣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僊者

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僊人亦無益也臣願陛

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僊人將自至賜桑弘上乃還是行凡周行萬八千里云

羊爵左庶長

先是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丞數十人分主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

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貴即賣之賤則買之欲

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

四三

通鑑綱目卷五

二

免

至是巡狩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

補官及罪人贖罪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賜弘羊爵左庶長是時小旱上令官求雨

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秋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秋

有星孛于東井又孛于三台

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

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二年冬十月帝祠五時還祠泰一以拜德星

○奉如東萊

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於是幸東萊宿留數

日無所見復遣方士求神恠采芝藥以千數時歲旱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還過祠

秦夏還臨塞決河築宣防宮

初河決瓠子二十餘歲不塞梁

楚尤被其害是歲發卒數萬人塞之自秦山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壁令羣臣負薪卒填

河決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至長安立越祠

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越人

勇之言越俗祠皆見鬼有効東甌王敬鬼得壽乃令立越祠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用鷄

卜作蜚廉挂觀通天莖臺

安甘泉作諸臺觀使卿持節朝鮮襲殺遼東

設具而候神人益廣諸宮室朝鮮襲殺遼東

都尉築障塞秦威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

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沮水為界燕人衛

滿亡命聚黨椎髻夷服東走出塞渡沮水居

秦故空地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燕亡命者

王之都王險孝惠高后時遼東太守約蒲為

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欲入見者勿得

禁止以故蒲得侵降其旁小邑方數千里傳

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未嘗入見辰

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不通是歲漢使涉

甘泉房中產芝九莖○赦○旱

上以旱為憂公孫卿曰黃

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秋作明堂於汶

乃下詔曰夫旱意乾封乎

上明堂欲作明堂未曉其制度濟南公玉帶上

作明堂奉高遣將軍楊僕荀彘將兵伐朝鮮

○遣將軍郭昌發兵擊滇滇王降置益州郡

遣將軍郭昌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降以其地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是時漢滅兩越平西南夷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發卒誅之歲萬餘人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所過訾給毋以杜周為廷尉

三年冬十二月雷雨雹電大如馬頭遣將軍趙破

十萬餘人

奴擊樓蘭虜其王姑師遂擊車師破之樓蘭王姑

師攻劫漢使為匈奴耳目上遣趙破奴擊之破奴以七百騎虜樓蘭王遂破車師因舉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封破奴浞野侯於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初作角抵

戲魚龍曼延之屬。荀彘執楊僕并其軍朝

鮮人殺王右渠以降置樂浪臨屯玄菟真番

郡彘以罪徵棄市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楊僕將齊兵

先至戰敗遁走收散卒復聚荀彘破其湏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楊僕亦往會居城南數月未下彘所將燕代卒多勁悍力戰僕嘗敗亡卒皆恐將心慙常持和節朝鮮大

癸酉

通鑑綱目卷五

臣乃陰使人約降於僕往來未決彘使人降之不從又數與僕期戰僕欲就其約不會彘意僕前失軍今與朝鮮私善疑有反計未敢發上以兩將乖異兵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彘具以素所意告之遂亦以為然乃共執僕而并其軍遂還報上誅遂彘擊朝鮮益急朝鮮相厓谿參等使人殺之右渠以降以其地為四郡彘徵棄市僕贖為庶人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箕子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為民設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沒入為其家奴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碎其田野飲食以遵豆都邑頗放效吏以枉器食吏及賈人往者見民無閉藏往往為盜俗有以也夫

通鑑綱目卷五

五

曾立

稍益薄今於犯禁濫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孔子欲居九夷

四年冬十月帝祠五時遂出蕭關春三月還

祠后土○夏大旱○匈奴寇邊遣郭昌將兵

屯朔方匈奴自衛霍度幕以來希復為寇遠徙北方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請

和親漢使王烏窺之單于佯許遣太子入漢為質又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

王烏歸報漢為單于築邸長安會匈奴使至漢病死漢使路充國送其喪單于以為漢殺

吾使者乃留充國而數使奇兵侵犯漢邊乃遣昌等屯朔方以備之

乙亥

五年冬帝南巡江漢望祀虞舜于九疑射蛟

獲之春三月至泰山增封祀上帝於明堂配

以高祖因朝受計○夏四月赦○還郊泰時

○大司馬大將軍長平侯衛青卒青凡七出擊匈奴再

益封并三子凡二萬二百戶後尚長公主蘇建嘗責青以招選賢者青曰招賢絀不肖人

主之柄也人臣奉灋何與初置刺史冀幽并招士霍去病亦放此意

楊荆豫益凉州及朔方交址凡十三部詔舉茂材異等可為將

相使絕國者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跣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六年春作首山宮○遣郭昌將兵擊昆明漢欲

通大夏遣使皆閉昆明為所殺奪幣物於是赦京師亡命遣郭昌將以擊之後復遣使竟

不得秋大旱蝗○以宗室女為公主嫁烏孫

烏孫使者見漢廣大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匈奴怒欲擊之烏孫恐使使願得尚漢公

主為昆弟天子許之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往妻烏孫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

一再與昆莫會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

丙子

通鑑綱目卷五 六

愁思歸作黃鵠之歌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
人問遺昆莫欲使其孫岑娶尚公主公主不
聽上書言狀天子方欲與烏孫共滅胡詔報
從其國俗岑娶遂妻公主昆莫死代立為昆
彌是時漢使西踰葱嶺諸小國皆隨漢使獻
見每巡狩海上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大
角觝聚觀者散財帛賞賜以示富厚令徧觀
名倉庫府藏之積以傾駭之然西域以近匈
奴常畏匈奴使待
之過於漢使焉
匈奴烏維單于死子兒單

于烏師廬立

烏師廬年少號兒單于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徙左方兵直雲

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

丁丑 太初元年冬十月帝如泰山十一月甲子朔

三十九

道鑑綱目卷五

十一

上元

旦冬至祀明堂益遣方士入海

上自泰山東至海上考入

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

栢梁臺災○十二月禪

高里望祀蓬萊○春還作建章宮

以栢梁災故越人勇

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東鳳闕西虎圈北太液池中漸臺蓬萊方丈瀛州壺梁南玉堂璧門立神明臺井幹樓輦道相屬

夏五月造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

太中大夫公孫卿壺

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見寬議以為宜用夏正乃詔卿等造漢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色上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後世

我從是夏籍吏民馬補車騎○秋蝗○李廣

利攻郁成不克還屯燉煌貳師過鹽水當道

食比至郁成士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郁

成大破之貳師引兵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

二上書乞罷兵上怒使使遮王門曰軍遣趙

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燉煌

破奴擊匈奴敗沒遣浚稽將軍趙破匈奴將二

萬騎期至浚稽山既至左大都尉欲發而覺

單于誅之發兵八萬騎圍破奴獲之因急擊

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遂没于匈奴

三年春帝東巡海上○匈奴兒單于死季父

响犁湖單于立○築塞外城障秋匈奴大入

盡破壞之入定襄雲中睢陽侯張昌有罪國除初高祖

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時兵革之餘民人散

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求存爰及

苗裔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及高后

時差第位次藏諸宗廟副在有司逮文景間

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

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多抵灋禁墮

身失國至是昌坐為太常乏祠國除見侯纔

四人罔亦大發兵從李廣利圍宛宛殺其王

己卯 通鑑綱目卷五 九 周明

母寡以降得善馬數十匹

漢既亡浞野之兵公卿議者皆願罷

宛軍上以為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
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乃察言伐宛尤不
便者赦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出燉煌者六
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
佗以萬數齎糧發天下吏有罪者二命者及
贅婿賈人故有市籍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
凡七科適為兵及載糒給貳師拜習馬者二
人為執驅馬校尉於是貳師行所至迎給不
下者攻屠之至宛城兵到者三萬圍其城攻
之四十餘日宛貴人共殺王持頭使貳師曰
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軍食即不
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貳師許
之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
軍漢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三千餘匹立宛

六十三
四九九

通鑑綱目卷五

十

何

貴人昧蔡為宛王與盟而罷兵令搜粟都
尉上官桀攻破郁城郁城王走追斬之

四年春封李廣利為海西侯

貳師所過小國
聞宛破皆使其

子弟從入貢獻因為質焉軍還入馬千餘匹
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
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眾上以為萬里而
伐不錄其過乃封廣利等侯者二人為九卿
者三人二千石百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
謫過行皆黜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錢匈奴因
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軍正任文捕
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引兵捕樓蘭王將
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
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
亦因使候司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
於是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

庚辰

黎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
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
秋起明光宮○

冬匈奴响犁湖單于死弟且鞮侯單于立使

使來獻上欲因伐宛之威遂困胡乃下詔曰

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

且鞮侯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

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因盡歸

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使使來獻

天漢元年春三月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上

單于之義遣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

賂單于答其善意既至置幣單于單于益驕

非漢所望也會長水虞常等謀殺漢降人衛

律而劫單于母閼氏歸漢人告單于時律為

丁靈王貴寵用事單于使律治之常引武副

張勝知其謀單于怒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

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召武受辭

武謂假吏常惠等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

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之武氣

絕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

而收繫勝武益愈會論虞常劔斬常已律曰

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降者赦罪舉

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

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

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

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

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

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

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

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王背親為降

平已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通鑑綱目卷五

十一

李壽

壬午

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
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闕兩主觀禍敗南越
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
關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若知我不降明
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白單
于愈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
雨雪武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
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曰羝
乳乃得歸別其所
官屬各置他所
雨白菴○夏大旱○赦○發

謫戍屯五原

二年夏遣李廣利將兵擊匈奴別將李陵戰

敗降虜貳師出酒泉擊匈奴斬萬餘級師還

龔

通鑑綱目卷五

十一

王友

多假司馬趙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
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充
國身被二十餘創詔徵詣行在所帝親視其
創嗟歎之拜為中郎初李廣有孫陵善騎射
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
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至
是上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曰臣所將皆荆
楚勇士奇材劔客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
一隊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
相屬邪吾發軍多無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駟
臣願以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
因詔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亦羞為
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願留
陵至春俱出上疑陵悔而教博德上書乃詔
博德擊匈奴於西河詔陵以九月發陵於是
出居延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虜

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追擊殺數千人
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
戰且引南行數日斬首三千餘級單于曰此
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無
有伏兵乎欲去會軍候管敢云降匈奴具言
陵軍無救矢且盡單于大喜遮道急攻陵軍
南行未至鞬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陵太
息曰兵敗死矣令軍士各散悲至遮虜障相
待虜騎數千追之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
軍得脫至塞者四百餘人上聞陵降怒甚羣
臣皆罪陵惟太史令司馬遷盛言陵事親孝
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
畜積也臣隨而媒孽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
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
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

史記

通鑑綱目卷五

十三

五

轉關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券冒白刃北首
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
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
宜欲得當以報漢也上以遷為誣罔欲沮貳
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曰陵當發
出塞乃詔彊弩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
姦詐乃遣使勞賜遣繡衣直指使者發兵擊
陵餘軍得脫者

東方盜賊

益輕犯瀆東好尊用酷吏吏民

取庫兵釋死罪殺二千石掠鹵鄉里道路不
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
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
兵以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
衆一郡多至萬餘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
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

癸未

申

奈何於是作沈命鑾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蒲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鑾焉時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杖斧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威振州郡至勃海聞郡人雋不疑賢請與相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及還表薦召拜青州刺史王賀亦為繡衣御史逐捕羣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大六一

通鑑綱目卷五

古

一

三年春二月初權酒酤○三月帝東巡還祠

常山

上行幸泰山脩封祀明堂因受計還祠常山瘞玄玉時方士之候神人求蓬萊

者終無驗天子益怠厭矣夏大旱○赦然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

四年春正月遣李廣利等擊匈奴不利族誅

李陵家

發天下七科謫遣李廣利等四將軍出塞匈奴聞之悉遠其累重於余吾

水北而單于以兵十萬待水南漢軍戰不利引歸時上遣公孫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敖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於是族陵家既而聞之乃李緒非陵也單于以女妻陵立夏四月立子為右校王與衛律皆貴用事

髡為昌邑王○令死罪入贖

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乙酉

太始元年春正月徙豪桀于茂陵○夏赦○

匈奴且鞮侯單于死子狐鹿姑單于立

且鞮單于

有二子長為左賢王次為左大將單于死左賢王未至貴人立左大將左賢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遂立為狐鹿姑單于以左大將為左賢王

丙戌

二年秋旱○穿白渠

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犀入灤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

丁亥

三年春正月帝東巡琅邪浮海而還○皇子

大七十九

通鑑綱目卷五

十五

恭

弗陵生

弗陵母曰河間趙婕妤居鉞弋宮任身十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乃命門曰堯母門司馬公曰為人君者

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鉞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竒愛少子欲以為嗣遂有危以江充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為水衡都尉

初充為趙王客得罪亡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充容貌

魁岸被服輕靡上召與語大悅之拜為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今身待北軍擊匈奴責戚子弟叩頭求哀於上願入錢贖罪凡數千萬上以充為忠直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

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具信用威震京師

戊辰

四年春三月帝東巡祀明堂脩封禪夏五月

還宮赦○冬十月晦日食

征和元年春三月趙王彭祖卒

彭祖所幸淳子時淳姬兄為漢官者上召問淳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間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夏大旱○冬十

己丑

是可笑遣使者立昌為趙王

一月大搜長安十日

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命收

三

道鑑綱目卷五

六

丁方

之弗獲上怒斬門候發三輔騎士搜上林索長安中十一日乃解巫蠱始起

二年春正月丞相賀有罪下獄死夷其族

賀子

敬聲為太僕驕奢不奉灋擅用北軍錢發覺下獄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祝詛上有惡言以劉屈氂為左遂下賀獄父子死獄中家族

丞相○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諸邑陽石

公主及長平侯衛伉皆坐巫蠱死○帝如甘

泉秋七月皇太子據殺使者江充白皇后發

兵反詔丞相屈整討之據敗走湖皇后衛氏

及據皆自殺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及長仁恕溫謹上嫌其材

能少不類已皇后太子常不自安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豈有之邪可以意曉之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宫內付皇后有所平決還白其最上亦無異有時不省也上用灋嚴太子寬厚多所平反雖得百姓心而用灋大臣

太子

通鑑綱目卷五

七

五

皆不悅皇后恐父獲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應擅有所縱捨上聞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羣臣寬厚長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灋者皆毀之邪臣多黨與故太子譽少而毀多衛青薨後臣下無復外家為據競欲構太子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謁皇后後日乃出黃門蘇文告上曰太子與宮人戲上益太子宮人太子知之街文與小黃門常融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皇后切齒使太子白誅文等太子曰第勿為過何畏文等上聰明不信邪佞不足憂也上嘗小不平使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語笑上知其情乃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惑眾變幻無所不為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

既埋木人祭祀之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心
驚寤因是體不平江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
為太子所誅因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
充為使者治巫蠱獄充將胡巫掘地視鬼染
汙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疆服之民
轉相誣以巫蠱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充因
言宮中有蠱氣上乃使充入官至省中壞御
座掘地求蠱又使蘇文等助充充先治後官
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官掘地縱橫無
復施床處云於太子官得木人尤多又有帛
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
懼并誅因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
坐此今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
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
問皆不報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不

五十四

通鑑綱目卷五

十六

文

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
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甘泉而充持之急太
子不知所出遂從德計七月使客詐為使者
收捕充等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
父子不足耶乃復亂吾父子也使舍人持節
夜入宮白皇后發中廄車載射士出武庫兵
發長樂宮衛卒蘇文士歸甘泉言狀上曰太
子心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
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
逃歸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
賞罰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帝
病困疑有變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
宮詔發三輔近縣兵丞相將之太子亦矯制
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命石德及賓客張光等
分將二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
受節入閉門不出太子引兵毆四市人數萬

至長樂西關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民間皆云太子反以故眾不附太子兵敗南犇覆盎城門司直田仁部閉城門以為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得出亡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柰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大怒下吏責問勝之皇恐自殺詔收皇后璽綬后自殺上以為任安老吏欲坐觀成敗有兩心與田仁皆要斬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官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灑族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蹙皇太子造飾

五十四

通鑑綱目卷五

十九

合

姦詐羣邪錯繆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陛下不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唯陛下寬心愜意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宮下書奏天子感寤寤然尚未顯言赦之也太子亡東至湖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履以給太子發覺八月吏圍捕太子太子入室距戶自經皇孫二人皆并遇害初上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司馬公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為保傅師友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

道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胡氏曰武帝為人君父而致太子反有十失焉與諸子疏而后希得見一也寵姬生子而后及太子愛弛二也嫌太子寬厚邪臣毀之而不能察三也悅江充之材而忘其敗趙之事四也不為置賢師傅而令太子自通賓客五也受蘇文之譖而不為核實六也縱方士女巫出入宮掖七也又使江充治巫蠱獄八也疑左右盡為蠱九也信使者妄言而遽發兵捕斬太子十也若太子之罪特在於不亟詣上自歸而從石德之計耳然既斬充而亟走甘泉猶可幸於見察乃白后發兵與丞相戰是真反矣尚何言哉武帝意廣欲多窮兵黷武大興土木巡遊不休民力既殫盜賊蠹

六六八

道鑑綱目卷五

二十

太

起而後大禍及其子孫其亦宜矣向使遵文景恭儉之規明春秋首惡之義自家刑國措世安寧則豈有是哉地震

三年春正月匈奴寇五原酒泉三月遣李廣

利等將兵擊之○夏赦○發西域兵擊車師

盡得其王民衆而還○六月丞相屈釐棄市

李廣利妻子下吏廣利降匈奴詔族其家初

師之出也丞相劉屈釐為祖道送至渭橋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屈釐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屈釐子妻故共欲

壬辰

立焉貳師出塞破匈奴兵於夫羊句山乘勝

追北至范夫人城會有告丞相夫人祝詛上

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按驗罪

亦收貳師聞之憂懼遂深入要功北至郅居

水上逢左賢王左大將合戰一日殺左大將

虜死傷甚眾還至燕然山單于自將五萬騎

遮擊貳師夜漸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

軍大亂敗貳師遂降單秋蝗○以田千秋為

大鴻臚族滅江充家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

子惶恐無他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

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

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

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

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

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而

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上憐太子無

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

聞而悲之

五六
三九
通鑑綱目卷五
亮

四年春正月帝如東萊

上欲浮海求神山羣

冥海水沸湧留雍縣無雲如雷者三隕石二

黑如鷲○三月帝耕于鉅定還至泰山罷方

士候神人者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脩封禪

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

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

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曩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胡氏曰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悔過莫甚難於改過迷而不知者皆是也若漢武帝行年六十有八然後知往日之非而悉改之雖云不敏然其去不知過而遂非者遠矣嗚呼此真可爲夏六月還宮以帝王處仁遷義之法也哉

田千秋爲丞相封富民侯以趙過爲搜粟都

尉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

然爲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

大計四
四九九五
通鑑綱目卷五
主
信

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

所墾田築亭以威西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

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

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

西於車師千餘里前擊車師雖降其王以遠

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况益西乎匈奴常

言漢極大然不耐饑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

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

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

優民也朕不忍聞太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

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

弗爲也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

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

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自是不復

出軍而封田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

養民也又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教民爲代

田一晦三剛歲代處故曰代田每耨輒附根
根深能風旱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
而得穀多民皆便之司馬公曰天下信未嘗
無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銳輕死之士
充滿朝廷闢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民重
農而趙過之儔教民耕耨民亦被其利此一
君之身趣好殊別而士輒應之誠使武帝兼
三王之量以興商周之治其無三代之臣乎

秋八月晦日食

後元元年春祠泰時○赦○夏六月侍郎僕

射馬何羅反伏誅

初馬何羅與江充相善及衛太子起兵何羅弟通以

力戰封侯後上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為逆侍中金日磾視其志意有非

四帝紀五

通鑑綱目卷五

三三

文

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以故久不得發上幸林光宮旦未起何羅袖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卧內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投殿下禽縛之窮治皆伏辜

秋七月地震○殺鉤弋夫人趙氏

燕王旦自以次第當

為太子書求入宿衛上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果有爭心乃斬其使

又坐匿亡命削三縣且辯慧博學其弟廣陵王胥有勇力而皆動作無灑度多過失是歲

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七歲形體壯大多知上竒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與父

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

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光去病弟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

甲午

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
不得活卒賜死頃之帝閉居問左右曰外人
言云何左右對曰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
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以知也往古國家所
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
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先去
之也胡氏曰漢武此舉斷則有矣未盡善也
誠能據春秋大義妾母不得稱后母后不得
與政播告之脩著為漢灋藏之宗廟責在大
臣鉤弋雖欲竊位驕恣烏乎敢若夫呂后之
事則亦高帝有以啓之耳

二年春二月帝如五柞宮立弗陵為皇太子
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

五

通鑑綱目卷五

孟

文

軍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帝崩

二月

上幸五柞宮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
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
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
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乃
立弗陵為皇太子明日命光日磾及上官桀
受遺詔輔少主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皆拜卧
內牀下光出入禁闕二十餘年出則奉車入
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沈靜詳審
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
之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
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
肯其篤慎如此上尤竒異之日磾長子為帝
弄兒其後壯大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
遂殺之上怒日磾具言所以以上為之泣而心

敬日碑桀始以材力得幸為未央殿令上嘗
體不安及愈見馬多瘦上大怒曰令以我
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
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
上以為愛己由是親近又明日帝崩入殯未
央前殿帝聰明能斷善用人行灑無所假貸
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
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
罪上許之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傳繫獄
廷尉以公主子上請上為之垂涕歎息久之
日灑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
灑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貧萬民乃可其
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待詔東方朔前上
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
肉此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天下
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初怒

九五

通鑑綱目卷五

三五

洪

勃既而善之班固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
亂反正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
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
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
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紹周後號令
文章煥焉可述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
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司馬公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
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
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
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
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
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太子
所以有仁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弗陵即位姊鄂邑長公主共養省中光日碑

桀共領尚書事

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

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

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眾庶莫不多光三月葬茂陵○夏

赦○秋七月有星孛于東方○追尊鉤弋夫

人為皇太后起雲陵○冬匈奴入朔方遣左

將軍桀行北邊

孝昭皇帝始元元年夏益州夷反募吏民發

犇命擊破之○秋七月赦○大雨至于十月

三

通鑑綱目卷五

二十六

六

○燕王旦謀反赦弗治黨與皆伏誅

初武帝崩賜諸

侯王璽書燕王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之長安問禮儀陰刺候

朝廷事及詔賜錢益封旦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齊孝王孫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

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為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

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菑且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

卒發民大獵以講士馬湏期日殺諫者韓義等凡十五人八月青州刺史雋不疑收捕澤

等以聞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詔以雋不疑為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

疑為京兆尹

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

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多所平反母喜笑
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

嚴而九月車騎將軍掾侯金日磾卒初武帝

捕反者馬何羅功遺詔封為掾侯日磾以帝
少不受封及病困光白封之卧受印綬一日

薨蓋曰敬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上卧起
賞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

光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耶對曰
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僕不在我與將軍

平對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乃止有閏月遣使行郡國舉賢

良問民疾苦○冬無冰

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為博陸侯○以劉

大九四
少三番

通鑑綱目卷五

三

五

辟彊劉長樂為光祿大夫或說霍光曰將軍

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
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

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則可以免患光然
之乃擇宗室可用者拜二人光祿大夫辟彊

守長樂衛尉三月遣使振貸貧民種食○秋詔所

貸勿收責除今年田租○匈奴狐鹿孤單于

死子壺衍鞬單于立初武帝征伐匈奴深入

畜孕重墮殯罷極苦之常有欲和親意未能
得是歲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

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顯
渠闕氏謀矯單于令更立其子為壺衍鞬單

于左賢王右谷蠡王怨望不復肯會龍城匈奴始襄

丁酉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秋募民徙雲

陵○冬十月遣使祠鳳皇于東海○十一月

朔日食

戊戌

四年春三月立婕妤上官氏為皇后赦初霍

上官桀相親善每休沐出桀常代入決事光女為桀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安欲因光內之宮中光以為尚幼不聽蓋長公主私近子客丁外人安說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

三九

通鑑綱目卷五

三十一

三十一

封侯乎外人言於長主以為然秋令民勿出

召安女入為婕妤遂立為后馬詔曰比歲不登流庸未還往時令民西南

夷復反遣兵擊之○以上官安為車騎將軍

己亥

五年春正月男子成方遂詣闕詐稱衛太子

伏誅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

視至者立莫敢發言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京兆尹不疑後到

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犇輒

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夫

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
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重朝廷在位者皆
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
陽人姓名成名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曰
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冀以得富
貴坐誣罔不道要斬程子曰雋不疑說春秋
非是然其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矣胡氏
曰蒯瞶衛靈公之世子也出奔于宋靈公未
嘗有命廢之而更立他子也靈公卒蒯瞶之
子輒遂自立以拒蒯瞶亦未嘗有靈公之命
也蒯瞶叛父殺母當黜何疑然輒拒之則失
人子之道矣故春秋於趙鞅納蒯瞶書曰世
子明其位之未絕也於石曼姑圍戚書齊國
夏為首惡其黨輒也然則謂春秋是輒者非
經旨矣彼據也稱兵闕下與父兵戰正使不
死而父宥之其位亦不得有矣果來自詣但

三十一

通鑑綱目卷五

二十九

月明

當以此下今叱吏收縛亦足以成獄而議刑
矣不必引春秋也霍光不學故不能辨然其
謂公卿當用有經術也
明大誼者則格言也
罷僖耳真番郡

六年春詔問賢良文學民所疾苦

諫大夫杜延年言年

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脩孝文時政示以
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
言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
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毋與
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桑弘羊
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
之本不可廢也於蘇武還自匈奴以為典屬
是鹽鐵之議起焉
國初蘇武既徙北海上稟食不至掘野鼠去
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旌

盡落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及陵降單于使
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謂曰單于聞陵與子
卿素厚故使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
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足下
兄弟皆坐事自殺太夫人已不幸婦亦更嫁
矣獨有女弟男女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
何自苦如此且陛下春秋高漢令無常大臣
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
誰為乎武曰武父子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
就位列將爵通侯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
自効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
死無所恨願勿復言陵與武歛數日復曰子
卿壹聽陵言武曰自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
武請畢今日之驩効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
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
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後陵復至北海上語

九六

通鑑綱目卷五

三十一

武以武帝崩武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
及是匈奴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與
漢和親乃歸武及馬宏等宏前使西國為匈
奴所遮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
善意於是陵置酒賀武曰足下揚名匈奴功
顯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
卿陵雖駑怯令漢貫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
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
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
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陵泣下數行因與
武決官屬隨武還者九人既至京師詔武奉
一大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
石賜錢三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武留匈奴
奴凡十九歲始以疆壯出及還須髮盡白夏

旱○秋七月罷權酷官

罷權酷從賢良文
學之議也武帝之

末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
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
稍復文景之業焉

辛丑

元鳳元年春三月徵有行義者韓福等至長

安賜帛遣歸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疋遣歸詔曰朕

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脩孝弟以教鄉里令郡縣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

祠以中牢武都氏人反遣兵擊之○夏赦○秋七

月晦日食既○八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上

官桀安等謀反皆伏誅上官桀父子為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

大六十二 小三九九 通鑑綱目卷五 王 恭父

又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亦慙自先帝時桀位在光右及是皇后

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

桑弘羊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桀安弘羊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

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趨擅調益莫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司光出沐日奏

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

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

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

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日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

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
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
者上報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
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李德
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茲則百
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使得伊呂之佐則
成康不足侔矣○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
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燕王驛書往來
外連郡國豪桀以千數且以語相平平曰左
將軍素輕易車騎少而驕臣恐其不能成又
恐既成反大王也且不聽安果謀誘燕王至
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會蓋主舍人父燕倉
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事乃移
病卧以告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捕桀安
弘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燕王皆自殺
冬以韓延壽為諫大

夫文學魏相對策以為日者燕王為無道韓
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以張
為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為諫大夫

安世為右將軍杜延年為太僕
世自先帝時為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安
世為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又以延年
有忠節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
延年常輔之以寬吏民上書言便宜輒下延
年平處復奏言可官試者至為縣令或丞相
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灑安世湯
之子延年

周之子也
匈奴入寇邊兵追擊之獲
自是匈奴恐漢以
遠去不敢南逐水草遣騎屯受降城以備漢

匈奴入寇邊兵追擊之獲
匈奴入寇邊兵追擊之獲
匈奴入寇邊兵追擊之獲

壬寅

癸卯

比橋余吾水令可度以備奔走欲求和親而
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
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
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

二年夏赦

三年春正月泰山石立上林僵柳復起生山太

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僵柳自起生有蟲食
其葉曰公孫病已立符節令睦弘上書言大
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匹庶為天子當求賢
人禪帝位以順天命坐設妖言惑眾伏誅

少府徐仁自殺要斬廷尉王平

燕蓋之亂桑弘羊子遷云

過父故吏使史吳後遷捕得伏灋會赦吳自
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皆以為

大廿六

通鑑綱目卷五

三三

恭

吳非匿反者乃匿為隨者即以赦令除吳罪
後侍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
不諫爭與反者無異吳故三百石吏首匿
遷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
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仁丞相千秋女婚也
千秋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
光於是以前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
言遂下平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杜延年
奏記公曰吏縱罪人有常灋令更詆吳為不
道恐於灋深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
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今
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
衆心羣下謹諱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
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光以平仁弄灋卒
下之獄仁自殺平要斬而不以丞相終與
相竟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

冬遼東烏桓反遣將軍范明友將兵擊之初

頓破東胡東胡餘眾散保烏桓及鮮卑山為

二族世役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

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塞外偵察匈

奴動靜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

奴交通至是部眾漸彊遂反漢得匈奴降者

言匈奴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邀擊之

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以為烏桓間數犯塞

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

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

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

於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

匈奴引去初光誠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

遂擊烏桓明友乘烏桓敝擊之斬

獲甚眾匈奴由是恐不敢復出兵

通鑑綱目卷五

四年春正月帝冠○丞相千秋卒時政事壹

光千秋居丞相位二月以王訢為丞相○夏

五月孝文廟正殿火帝素服遣使作治上及

皆素服發中二千石赦○遣使誘樓蘭王安

歸殺之初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

安歸歸得立為王漢詔令入朝王辭

不至復為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駿馬監傳

介子使大宛詔因令責樓蘭王王謝服介子

還謂大將軍光曰樓蘭數反覆而不誅無所

懲艾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白遣之

甲辰

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壯士二人從後
刺之遂斬其首馳傳詣關縣北闕下立其弟
在漢者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為刻
印章賜以官女為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率
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王自請曰國中
有伊循城其城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
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吏士田伊循以
填撫之封介子為義陽侯司馬公曰王者之
於戎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今樓蘭王既服
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不可得而懷矣
必以為有罪則宜陳師鞠旅明致其罰今乃
以大漢之疆而為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
羞哉論者或美介子以為奇功過矣

乙巳 五年夏大旱○發惡少年吏亡者屯遼東○

冬大雷○丞相訢卒

丙午 六年春正月築遼東玄菟城○夏赦○烏桓

復犯塞遣范明友將兵擊之○冬十一月以
楊敞為丞相

丁未 元平元年春二月減口賦錢什三○有流星

大如月衆星皆隨西行○夏四月帝崩大將
軍光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詣長安六月入

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帝崩無嗣時武帝子
獨有廣陵王胥羣臣

欲立之胥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大將軍
光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
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
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光即日承
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詣長安邸賀昌邑哀王
醇之子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游獵不
止中尉王吉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
數以奕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
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
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
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
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休則寃
仰屈伸以利形專意積精以適神大王誠留
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福
祿臻而杜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
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太王宜風

聖訓

通鑑綱目卷五

三十一

蔡文

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太王於屬
則子於位則臣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
行義熾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
也王乃下令曰中尉其忠數輔吾過使賜牛
肉酒脯而放縱自若郎中令龔遂忠厚剛毅
有大節內諫爭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
至於涕泣蹇蹇亡已王嘗與騶奴宰人游戲
無度遂入見王涕泣鄰行曰大王知膠西王
所以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
臣侯得王所為擬於桀紂而得以為堯舜王
說其諛常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是不慎
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存亡之機不可不慎
臣請選郎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
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
中十人侍主數日皆逐去王嘗見大白犬頸
以下似人冠方山冠以問遂遂曰此天戒言

在側者盡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又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山野之獸來入宮室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嘆曰不祥何為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淡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大王位為諸侯王行汙於庶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王終不改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日中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從者馬死相望王吉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巳慎毋有所發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王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遂參乘至廣明東

六十二

通鑑綱目卷五

三

不

都門也王曰禮葬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王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葬平陵○昌邑王有六月受璽綬襲尊號

罪大將軍光率羣臣奏太后廢之

昌邑王淫戲無度昌

邑官屬皆徵至長安超擢拜官龔遂諫請逐之不聽太僕丞張敞亦上書曰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輩先遷此過之大者也又不聽大將軍光憂薄以問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

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
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張安世圖
計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
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
之王怒縛勝屬吏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
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傳光安世
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既定議召丞相御史
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
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
驚鄂失色莫敢發言延年離席按劍曰先帝
屬將軍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
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
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
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
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
劔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於是議者皆

五品

通鑑綱目卷五

六八

漢

叩頭曰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
后太后乃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
邑羣臣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
廷尉詔獄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
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太后盛服坐武帳中
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
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尚書
令讀奏曰丞相臣敞等昧死言孝昭皇帝早
棄天下遣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無悲哀
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
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受璽大行前就次發璽
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騶宰官奴與居
禁闥內敖戲發樂府樂器擊鼓歌吹作俳倡
召內泰壹宗廟樂人悉奏眾樂與孝昭皇帝
宮人蒙等淫亂太后曰止為人臣子當悖亂
如是邪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祖宗廟祠

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
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
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
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
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
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議皆曰五辟之
屬莫大不孝宗廟重於君王不可以承天序
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以承天序
具告祠高廟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
詔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杖王下殿出金馬門
就乘輿副車光送至邸謝曰王自行自絕於天
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涕泣而去
羣臣奏請徙王賀房陵詔歸賀昌邑賜湯沐
邑二千戶國除為山陽郡昌邑羣臣坐在國
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
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殺二百餘人唯中尉

少

通鑑綱目卷五

三十九

吉郎中令遂得減死髡為城旦師王式繫獄
當死使者責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
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
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
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
篇諫是以無諫書亦得減死論光以太后省
政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秋七月迎武帝
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少府

曾孫病已入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初

太子納史良娣生子進號史皇孫皇孫納王
夫人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
太子男女妻妾皆遇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
繫郡邸獄故廷尉監丙吉受詔治獄心知太
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胡
組郭徵卿令乳養日再省視望氣者言長安

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
獄繫者無輕重一切皆殺之夜到郡邸獄告
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况親曾
孫乎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
之也因赦天下吉聞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
恭乃載皇曾孫付之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
籍宗正時掖庭令張賀嘗事衛太子思顧舊
恩哀曾孫奉養甚謹欲以女孫妻之賀弟安
世為右將軍輔政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
勿復言予女事時暴室畜夫許廣漢有女賀
以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史氏
受詩於東海渡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
關雞走馬上下諸陵周徧三輔以是具知閭
里姦邪吏治得失及是吉奏記光曰今社稷
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衆
庶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也

大二十
五廿二

通鑑綱目卷五

四一

袁光

而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今十八
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
大義參以著龜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
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七月光會丞相以
下議定所立遂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
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
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承祖宗子萬姓皇太
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德迎曾孫就齋宗正府
明日入未央宮見太后封為陽武侯羣臣奏
上璽綬即皇帝位謁高廟侍御史嚴延年劾
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赦○丞相
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敬卒以蔡義為丞相

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軍
莫府昭帝召見說詩擢

光祿大夫數歲為丞相年八十餘貌似老嫗
議者謂光置宰相用可專制者光曰以為人

主師當為宰冬十一月立皇后許氏公卿議

相何謂云云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

故劔大臣知指白立許後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

君胡氏曰宣帝側微已娶許氏既登大寶則天下母也公卿乃舍之而心屬光女不逆理

乎光雖未言而意欲其然也以其不封許廣漢則知其愠許后之立矣妻顯邪謀太皇太

蓋肇於此此霍氏之所以覆宗也歟

后歸長樂宮初置屯衛

中宗孝宣皇帝本始元年春大將軍光請歸

政不受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光

等皆益封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

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自昭帝時光子

禹及兄孫雲皆為中郎將山奉車都尉侍中

領胡越兵兩女壻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

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

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王廢光權夏

益重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

四月地震○鳳皇集膠東○赦勿收田租賦

○追謚戾太子戾夫人悼考悼后置園邑

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

園邑有司奏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

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皇帝

後承祖宗之祀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故皇

戊申

通鑑綱目卷五 四十一

上官桀遂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皆尚
嚴酷而河南丞黃霸獨用寬和為名上在民
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乃
召以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

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

昭帝之喪大司農僦

民車延年詐增僦直盜取錢三千萬為怨家
所告御史大夫田廣明謂杜延年曰春秋之
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
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願
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光曰誠然實勇
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因自撫心曰使
我至今病悸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
得公議之廣明使人語延年曰幸寬我
耳何面目入牢

尊孝武皇帝廟為世宗所幸

通鑑綱目卷五

郡國皆立廟

詔曰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

焉如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皆曰
宜如詔書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
土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無度
天下虛耗至今未復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
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
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
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劾奏
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
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武帝廟
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巡狩所幸
郡國皆立廟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尚書
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
言遂授之繫再秋遣將軍田廣明等將兵及
更冬講論不怠

校尉常惠護烏孫兵擊匈奴初烏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

之孫解憂為公主妻岑娶胡婦子泥靡尚小岑娶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曰泥

靡大以國歸之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生元貴靡公主及昆彌皆上書言匈奴復

連發大兵侵擊烏孫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兵五萬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救之先是匈

奴數侵漢邊漢亦欲討之秋大發兵遣廣明等五將軍十六萬騎分道並出以常惠為校

尉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

庚戌

三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妻顯弒皇后許氏時

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道無從會許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當入宮侍

大五八 通鑑綱目卷五

三

疾顯謂衍曰將軍素愛成君欲奇貴之今皇

后當免身若投毒藥去之成君即為皇后矣

如蒙力事成富貴共之衍即擣附子齋入長

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太醫大丸

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

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後人有上書告諸

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急即具語

光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其

葬恭哀皇后於杜陵南園○夏五月田廣明

有罪下吏自殺封常惠為長羅侯匈奴聞漢

靜詳審乃至於此富貴生不仁可不戒哉

則入宮胡氏曰顯弒天下之母而光不發覺

稱沈

遠遁五月軍罷田順不至期詐增鹵獲廣明知虜在前逗遛不進皆下吏自殺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騎與常惠從西方入獲名王騎將以下四萬緡馬牛羊驢七十餘萬頭封惠為長羅侯於是匈奴遂衰耗單于目斬數萬騎擊烏孫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畜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相入其東烏孫擊其西所殺數萬緡重以餓死人民什三畜產什五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滋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

旱○六月丞相義卒以韋賢為丞相魏相為

御史大夫○以趙廣漢為京兆尹初廣漢為潁川太守

潁川俗豪桀相朋黨廣漢為却筭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於是更相怨咎姦黨散落盜賊

通鑑綱目卷五

四

王友

不得發由是入為京兆尹廣漢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廣漢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收捕之無所逃案之罪立具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間里銖兩之姦皆知之其發姦摘伏如神京兆政清長老傳以為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

四年春三月立大將軍光女為皇后赦初許

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及霍后立輦駕侍從益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

后時懸夏四月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帝

素服避殿詔問經學及舉賢良方正之士胡氏

辛亥

曰地者妻道也臣道也宜靜而動陰盛而反常也然不能終動與天同也不過為妻道不得而臣道不寧之象耳是時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蓋霍氏專權又絀許后而立其女以至咎徵著見如此而不知戒宣帝詔問經學舉賢良亦無敢端言其所以然者使宣帝恐懼祇戒以象類推求而有以善處之則霍氏異日之禍亦無由而成矣

以夏侯勝為諫大夫黃霸為揚州刺史

以上

地震釋勝霸而用之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或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曰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復為長信少府大七十五
小三十五

通鑑綱目卷五

聖

立

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后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五月鳳皇集北海

地節元年春有星孛于西方○冬十二月晦

日食○以于定國為廷尉

定國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備弟子

禮為人謙恭雖卑賤皆與鈞禮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

二年春三月以霍禹為右將軍大司馬大將

軍博陸侯霍光卒

大將軍光病車駕自臨問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願

分國邑封兄孫山為列侯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謚曰宣成賜葬具如乘輿制度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胡氏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人臣而用天子之禮是宣帝過賜而霍氏受之非也卒生禹雲山等僭亂之心宣帝亦^{有以}與夏四月以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

軍領尚書事魏相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

朝廷尊榮今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填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車騎將軍安世忠信謹厚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上亦欲用之安世深辭不能得乃拜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鳳皇集魯○大赦○以霍山為奉車都

事通鑑綱目卷五 四十六 宣

尉領尚書事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上思報

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執在兵官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於縱恐寢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帝與于問閭知民事之難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

甲寅

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焉匈奴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匈奴壺衍鞮單于死弟虛問權渠單于立時漢以匈奴不能為寇罷塞外諸城以休百姓單于喜謀欲和親

大七十七
三十七

通鑑綱目卷五

四

估

三年春三月賜膠東相王成爵關內侯

詔曰膠東

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後詔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夏四月立子奭為皇太子霍顯聞立太子怒不食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邪復教后毒太子數召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后挾毒五月丞相賢致仕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安車不得行相馬罷就第丞六月以魏相為丞相丙吉為御史大夫○以疏廣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

少傅

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

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

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備復使

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

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

等所能及廣大兩電以蕭望之為謁者

由是見器重京師大兩電以蕭望之為謁者

電大行丞蕭望之上疏言陛下思政求賢堯

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

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

心私家盛者公室危惟陛下躬萬機選同姓

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明陳其職以考

功能則庶事理矣上素聞望之名拜為謁者

時上博延賢俊民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

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

大五八

通鑑綱目卷五

哭

休

滿歲以狀聞下者報秋九月地震詔求直言

省京師屯兵罷郡國宮館假貸貧民

詔曰乃

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以匡不逮毋諱有

司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

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

其罷車騎右將軍屯兵池籞未御幸者假與

貧民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還以張安世

為衛將軍諸軍皆屬以霍禹為大司馬罷其

屯兵

霍氏驕侈縱橫太夫人顯僭擬淫放帝

善既親政魏相給事中數燕見言事平恩侯

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吏民奏封事

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
之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女
壻未央衛尉鄧廣漢為他官更以張安世為衛將
樂衛尉鄧廣漢為他官更以張安世為衛將
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以霍禹為大
司馬冠小冠二印綬罷其屯兵官屬特使禹
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諸領胡越騎羽林及
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
之冬十二月置廷尉平

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

灋姦軌不勝於長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
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灋緩深故之罪
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灋轉相比况禁罔
寔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
睹是以郡國承用者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
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

八大小

通鑑綱目卷五

四九

李莽

議者咸冤傷之上在閭閻知其若此會廷尉
史路溫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
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
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
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
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
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
以人血流離刑徒比肩大辟之計歲以萬數
此仁聖之所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
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
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
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
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臯陶聽之猶以為死
有餘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故俗
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
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唯陛下省灋制寬

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詔以
廷史任輕祿薄置廷尉平秩六百石負四人
每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
獄刑號為平矣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明主
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
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
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侍
末政寒聽怠則廷平將召權而為亂首矣侍
郎鄭吉擊車師破之因田其地車師王與匈奴結婚教匈奴諸國兵與所將田士合萬餘人共擊車師破之車師王請降吉等歸渠犂車師王奔烏孫而吉使吏卒往田車師地以實之

通鑑綱目卷五 五 漢

乙卯

四年春二月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位上初即遣使求外家至是得王媪及其男無故武賞賜巨萬皆封列侯詔有大父母

父母喪者勿繇詔曰百姓遭凶而繇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自今勿繇使

得送終盡夏五月山陽濟陰雨雹殺人如鷄

子深二尺五寸詔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

母皆勿治詔曰父子夫婦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豈能

違之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秋七月霍氏謀反

伏誅夷其族皇后霍氏廢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

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
易大將軍時灑令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
生多寡人子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
諱大將軍常讎之今陛下好與儒生語人人
自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又聞民間謹言霍氏
毒殺許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禹
山雲驚曰縣官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
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雲舅李竟
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
宜宿衛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
聞季友有功於魯趙襄有功於晉田完有功
於齊皆疇其庸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
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
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海內
之命斷於掌握方其盛時感動天地侵迫陰
陽朝臣宜有明言曰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

三四

通鑑綱目卷五

五十一

一不

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就第明詔以恩
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天下必以陛
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
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今明詔自親其
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相遠
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
心夫近臣自危非定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
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唯陛下省察上
甚善其計然不召也禹山等謀令太后為博
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
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事
覺七月雲山明友自殺禹要斬顯及諸女昆
弟皆棄市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皇
后霍氏廢處昭臺宮封告者皆為列侯初霍
氏奢侈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
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霍氏秉權日久

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
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
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至是人為徐生上書
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
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
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
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
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
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
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
為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
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
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
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
上乃賜福帛十匹以為郎帝初立謁見高廟
大將軍光驂乘上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

五十一
通鑑綱目卷五十一
五十二

張安世代光驂乘上從容肆體甚安近焉故
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後十二歲霍后復
徙雲林館乃自殺班固曰霍光受襁褓之託
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不學亡
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后湛溺盈溢
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
哉司馬公曰霍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
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
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
况子孫以驕侈趣之哉雖然鼻使孝宣專以
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
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
加裁奪遂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若
夷滅而光之忠勲不可不祀遂九月詔減天
使家無噍類孝宣亦少恩哉

下鹽賈令郡國歲上繫囚掠笞瘦死者以課

殿最○以朱邑為大司農邑少為桐鄉畝夫廉平不苛以愛利

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孤老吏民愛敬之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躬厚篤

於故舊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族黨家無餘財及卒天子下詔

稱揚賜其子金以龔遂為水衡都尉先是渤海歲饑

盜賊並起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拜勃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瀕遐

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

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

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瀆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

贈遣乘傳至勃海界郡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為

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

鉏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齊俗奢侈好末技

不田作遂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

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至是入為水衡都尉

丙辰

元康元年春正月初作杜陵○三月赦以鳳皇集

甘露也夏五月追尊悼考為皇考立寢廟有司復言

通鑑綱目卷五

五十三

五

悼園宜稱尊號曰臯考於是立廟范鎮曰宣
帝於昭帝為孫則稱其父為臯考可也然議
者終不以為是者以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
統也程子曰為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為父母
而謂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
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者也然所生之
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
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既明大義降其服以正
統緒然不以正統之親疏而皆為齊衰不杖
朞以別之則所以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
不同也宣帝稱其生為臯考亂倫失禮固
已甚矣而後之議禮者又不能推所生之至
恩以明尊崇之正禮乃欲奉以高官大國但
如朞親尊屬故事則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當
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若曰臯伯叔父某國大
王而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統無嫌貳

五十九
通鑑綱目卷五
五十四
明父

之失而在所生亦極尊崇之道矣然禮謂為
人後者為其父母云者猶以父母稱之何也
曰既為人後則所生之父母則無以別於諸伯叔
母矣然直曰伯叔父母則無以別於諸伯叔
父母而非謂既為人後而猶得以其立文不得
不尔非謂既為人後而猶得以其立文不得
生之父也

殺京兆尹趙廣漢

趙廣漢好
用世吏
子孫新
進年少
者

專厲疆壯盜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
敢之計莫為持難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人
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廣漢疑丞相
夫人殺侍婢欲以脅丞相乃將吏卒入丞相
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
丞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不如廣漢言上
惡之下廣漢廷尉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
竟坐要斬廣漢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

姓追思
歌之
貶少府宋疇為泗水太傅
疇議鳳皇下彭城未

至京師不
足美故貶
以蕭望之為平原太守復徵入守

少府
以上選博士諫大夫蕭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上

疏曰陛下哀愍百姓出諫官以補郡吏然朝
無爭臣則不知過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

也上廼徵望
以尹翁歸為右扶風
翁歸為人

為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託邑
子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曰此賢將汝不任

事也又不可干以私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
邪罪名盡知之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

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取人必於秋
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

大五十七 四五七 四五五 佑

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改行自新以治
郡高第入為扶風選用廉平以為右職接待

以禮好惡司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緩於小
弱急於豪強課常為三輔最其在公卿間清

絜自守語不及私然温良謙退
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名譽
莎車叛衛候

馮奉世矯發諸國兵擊破之以奉世為光祿

大夫
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

伊循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
其王萬年及漢使者自立揚言北道諸國已

屬匈奴於是攻劫南道歛盟畔漢從鄯善以
西皆絕不通奉世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

日疆其執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
發其兵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

首長安更立他昆弟子為王諸國悉平奉世以聞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為可獨蕭望之以為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矯制發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濼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乃以為光祿大夫

二年春正月赦○二月立健仔王氏為皇后

上欲立皇后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乃選後官無子而謹慎者立長陵王健仔為皇后令

太子養夏五月詔二千石察官屬治獄不平者

郡國被疾疫者毋出今年租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

大六十二 通鑑綱目卷五 五十六 宣

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濼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

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亡由知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或擅與徭役飾厨傳稱過

使客越職踰濼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天下頗被疾疫之災其令被

災甚者毋出帝更名詢難知而易諱也其更

今年租賦諱匈奴擾車師田者詔鄭吉還屯渠犁匈奴

皆以為車師地肥美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

將渠犁田卒救之為匈奴所圍吉上言願益田卒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擊其

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

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
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
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
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
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
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
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與兵
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
乏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
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
憂今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
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
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
乃欲報讎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
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上乃
遣常惠將騎往車師迎鄭吉吏士還渠犂遂
以車師故地與匈奴相好觀漢故事數條漢
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賈誼鼂錯董仲舒
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敕掾史按事郡國及休
告還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災變郡不
上相輒奏言之與
丙吉同心輔政
以蕭望之為左馮翊
蕭望之
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
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
即移病上使侍中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
考功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
輔非有所聞也
望之即起視事

戊午
三年春三月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

上心
忌故

昌邑王賀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令謹備盜
賦毋下所賜書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衣服言

語跪起清狂不惠以著其廢亡之封丙吉等

為列侯故人阿保賜物有差丙吉為人深厚

遭遇絕口不道前恩會掖廷官婢自陳嘗有

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

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初張賀嘗

為弟安世稱皇曾孫之材美及徵恠安世輒

絕止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帝即

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

將軍止之是也詔曰朕微眇時丙吉史曾許

舜皆有舊恩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

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封賀

子彭祖及吉曾舜皆為列侯故人下至郡邸

獄復作嘗有阿保之功皆受官祿田宅財

物各以恩深淺報之吉臨常封疾病上憂其

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今吉未

獲報非死疾也果瘡張安世自以父子封侯

在位太盛乃辭祿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

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

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

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

私謝邪絕弗復為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

世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

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六月立子欽為淮陽王○疏

廣疏受請老賜金遣歸皇太子年十二通論

少傳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官成

名立如比不去懼有後悔即曰俱移病上疏

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

贈以骸骨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張東都門

通鑑綱目卷五 五十八

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受歸鄉里日令其家賣金共具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或勸以為子孫立產業者廣曰吾豈老詩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胡氏日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非君子之高致而疏廣甘以自居何也曰此廣所以加人數等而古未之知也太子年既十二其資質志趣已可槩見觀其親政之時年二十七而猶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以

至再屈師傅於牢獄而卒殺之則其憤憤有素疏廣矚之已熟知其不可扶持而教詔也審矣是以決意去之觀其語曰不去懼有後悔則其微意可見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疏

廣有以潁川太守黃霸守京兆尹尋罷歸故

官黃霸為潁川太守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

為善防姦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初若煩碎然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聰明識事吏民不敢有所欺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

其秦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
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坐灋貶秩
詔復歸潁川為太守
守以八百石居

四年春正月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

勿坐○右扶風尹翁歸卒翁歸卒家無餘財

正治民異等其賜翁歸求高祖功臣子孫失

侯者賜金復其家凡百三十六人大司馬衛將軍富

平侯張安世卒敬謚曰以韋玄成為河南太守

初扶陽節侯韋賢薨長子弘有罪繫獄家人

矯賢令以次子玄成為後玄成深知其非賢

雅意即陽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

御史案驗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

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狂其志使得

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

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遣光祿

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為河南太守

大夫義渠安國行邊兵初武帝開河西四郡

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及帝即位義渠

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度湟水北逐

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國

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

度湟水郡縣不能禁既而先零與諸羌解仇

交質上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

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執不能壹也往西羌反

時亦先解仇台約然羌勢不能獨造比聞匈

奴數誘羌人欲與之共擊張掖酒泉地疑其遣使至羌中與相結羌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救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安國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

凡四十九年

通鑑綱目卷五

五

李万



